考工創物小記

桃氏爲劒考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者何臘之言𩏑也前承劒身而後接於莖豐中而漸殺焉以横趨於兩旁如髮鬣鬣然故謂之臘釋文臘一音獵是也横者臘之廣則中豐者其從也劒身兩之故有兩從從半於廣故廣二寸有半寸從則一寸有四分寸之一矣莖者何人所握者也莖之言頸也在首下𩏑被於其前望形立名惟其似也以臘廣爲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莖圍之徑也中其莖者何當莖長之中也設其後者何後之言緱也以繩纏之謂之緱緱之言喉也當莖之中設之以容指

而因以名其所纒之繩史記馮驩（國策作馮煖）有一劒又蒯緱說者謂劒把以蒯繩纒之劒把者莖也莖必纒以緱故知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劒鼻也劒鼻謂之鐔鐔謂之珥又謂之鐶一謂之劒口有孔曰冂視其旁如耳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是故曲禮曰進劒者左首（疏云首劒拊鐶也）而武叔之圉人示公若劒僞固而授之末葢欲殺之故僞爲不知禮而不進首也劒之名物見於莊周書凡五事曰鋒鍔脊鐔夾（莊周書說劒篇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淸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据其所次者言之則鋒者其耑也（說文作鏠兵耑也）鍔者

其刃也說文作㓹刀劒刃也脊者身中隆者也鐔者其首也夾次鐔後繼夾遂言包裹則夾者其室也釋文司馬彪云夾把也先後鄭氏亦並以人所握者爲夾是謂莖外著木如今之刀劒柎者古劒無是物也戰國策馮驩彈劒鋏歌曰長鋏歸來鋏爲劒室故呼長鋏劒把安得謂之長乎夾爲室鐔爲首明矣首及莖並與劒同物鍱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劒首鄭氏以爲金器弄之易於汗澤是也去三分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則其廣與其圍並視莖而倍之身長五其莖者何也亦畧以人況之人身五其頭之長也莖五寸五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四其莖者長二尺有五寸也三其莖者長二尺也上中下異制者何也人貌異形服劒宜稱上士服中制則病劒短中士服

下制則病形長矣辛丑六月瑤田在揚州得古銅劒以同身寸度之長中下制而加羸焉蓋鄭氏注所云今之匕首也臘之廣從倍半及莖圍之法靡不應度莖中爲二物而莖以閒之所謂設後以容指者中閒最短容中指也近臘一閒長於中閒蓋大指食指繞而容之近首一閒最長所以容無名指與季指也繩纏之痕爛在翡翠斑上歷錄可見折劒首兩鍔埀末皆小斂脊隆而中無棱將及鍔乃爲發硎之棱殺而趨於刃或以爲鍔謂此棱也重當今之十一兩記言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今劒末見金本色紫而微黃殆金齊宜然與得劒之明

日汪容甫又得一古劍以遺余重當今之十三兩臘莖法與前劍同脊有稜折其末身長不可知疑中中制者然有劍首形如覆盂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工制度也吳棲玉過余見之因爲余舉一證曰莊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釋文司馬彪云劍首謂劍鐶頭小孔也）劍首必如此乃可言吹吹聲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嗃劍首空淺不能有嗃聲但吷然而已（釋文吷音血司馬彪云吷然如風過）然則劍首之義可定矣豈惟劍首劍首名鐔鐔之言蕈也是于于者非蕈之形乎茲其所以名鐔者乎說鐔之義頗多異聞證以是劍吾能擇而從之矣（說文云鐔劍鼻也釋名云旁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廣雅云劍珥謂之鐔）

廣韻三收鐔字爲尋淫覃三音釋劒鼻者二釋劒口者一莊子釋文鐔三蒼云劒口也徐云劒鐶也司馬云劒珥也又引一云鍔棱也鐔從棱向背鋏從棱向刃也漢書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劒鉤鐔師古曰鐔劒喉也又曰似劒而小脛又案說文云璏劒鼻玉也玉篇璏與鐔同釋並曰劒鼻也王莽傳莽進玉具寶劒於孔休解其璏蘇林曰璏劒鼻也雋不疑傳帶櫑具劒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劒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劒鼻玉爲之謂之璏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並謂劒首也古劒首鑄銅爲之後世異其制而飾之以玉與又案呂氏考古圖載瑞玉璏引李氏錄云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劒其室之上下雙瑴以管絡正此物余見今玉器中常有此物俗呼昭文帶者以此物爲璏以璏爲施於劒室恐並誤矣

其明年正月余家居汪容甫又自揚州寄余古劒一其末折損太半矣長雖不可知然形軷麤大當爲上士所服者中莖所設之物爲人鑿毀其痕尚可見劒首平如錢孔大於邊若瑗之好倍肉者鐶之名可徵已俯瓜瑑抈謂之上瑴玉藻瓜祭上環又謂之鼻初學記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說文蔡氏[illegible]謂之古訓[illegible]謂之古訓瑑宜謂之鼻鼻即首之義且言有孔也劒鐶與瓜瑑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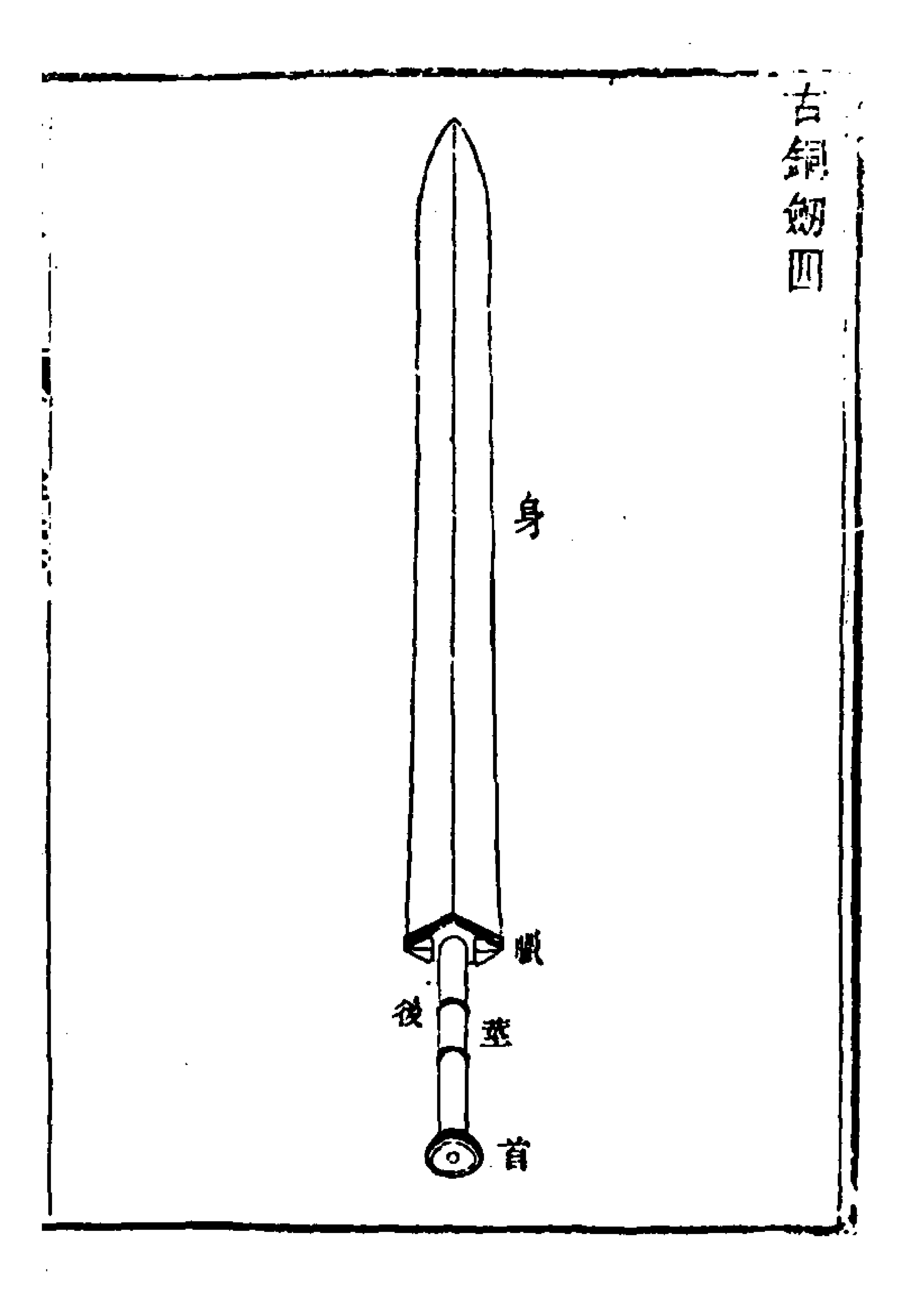
故亦謂之鼻也此可爲劍鼻即劍鏤之一證好通於莖渎如好之徑雖與前劍小異然有空可吹則一也先是巴子藉有古劍在漢陽云取來見遺而未至及三月二日予藉劍至首末完善畧無折損處青綠鮮妍有細裂如古琴之斷紋眞周人物亦眞宋磨𨥤物也長中中制予藉作八分書以銘其楨曰上士之劍殆欲勉余使不限於中人與初余之說劍也据記爻定之懼其與注異也今四劍若一首莖後臘身無不與桃氏合周人舊物未而歲皆來會以徵余言斯亦異矣茲圖於後

古銅劒一

古銅劍二

古銅劍三

古銅劒圖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瑤田在湖北會城往見永州太守王君蓬心館第時將之湖南任裝已治矣見余桃氏爲劒考凡錄古銅劒者四乃解其裝取所藏古劒以示余余手之青緑斑布麃麃然絜其長長中中制方諸四劒形貌並同顧亦折其首如余所初得之劒耳於是相與論說不知晚暮歸而作古劒歌贈之間日太守亦過余而余之四劒方藏於家不獲舉以相質也太守爲麓臺先生曾孫畫法妙遠雖將行日無餘晷而雅懷不倦言欲爲余作說劒圖已而圖成盍登冊之前二日丙夜爲之也復題四絶句余亦次韵和之太守既殁

去余圖其劒於余考中爲古銅劒五用徽周人桃氏之法當時人所共遵無違異也初余得古銅劒一同日有胡生得孫退谷所藏吳季子之子劒劒銘拓本遂以遺余其篆爲鳥蟲書十字二行退谷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劒又爲跋尾手書之其略云昔季子有劒爲徐君所愛此則其子之劒吾見三代諸器欵識多矣鮮有及此者舊在睢陽袁氏曾向余言買時一字酬以十金余案曝書亭集有孫少宰蟄室觀吳季子劒四十韵聯句詩又有延陵季子劒銘跋其略云康熙九年冬借李良年潘耒蔡湘過退谷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

佩劒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半重九鋝上
士之劒也臘有銘篆文不可辨曰季子劒者先生審定
之辭云爾据此則退谷初得是劒時尚未能盡識其銘
文見有季子字故以爲季子劒厥後十字盡識乃知爲
季子之子劒也朱氏言臘有銘以劒身爲臘仍注之誤
葢臘與身其廣略同也又案精華錄有雙劒行孫退谷
侍郎席上作是詩作於康熙八年在曝書亭集作劒銘
跋之先一年詩中但敘季子事無一字及其子可見是
時王氏亦不知其爲季子之子劒也乃自注雙劒則云
其一魚腸其一有銘云吳季子之子劒此必因退谷既

經辨識之後改其自注以存實錄故池北偶談之作遠在作雙劍行之後亦得詳載十字銘文與退谷手書釋文無異（池北偶談云孫北海家藏三劍其一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其一魚腸）而其詩仍舊未暇改益足徵其注之爲改作矣朱氏言劍長三尺約以今尺得尺八寸耳池北偶談言長尺餘則粗略之辭亦謂不滿二尺長中上制者與惜余不得一視其劍而徒有其銘之拓本然拓本之得與余之初得古劍同日又與朱王二氏之書互相證明使人灼然不復謬誤以爲吳季子之劍而古劍之足徵者日益多歲方再周數且伍之以五夫豈偶然也哉

古鋼劍五

身

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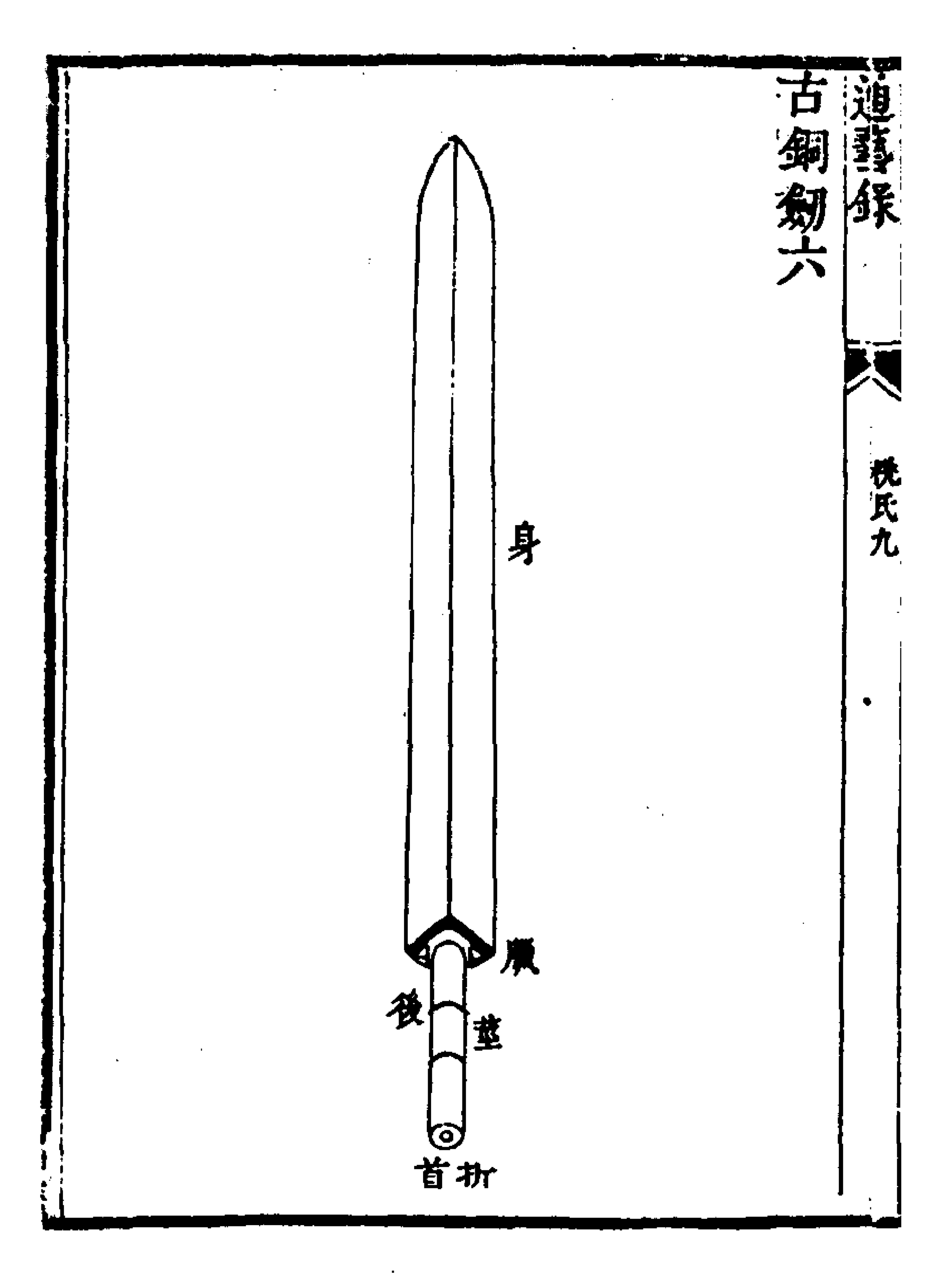
後

莖

首折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旣望瑤田至京師越五日丙子謁
覃溪先生詩境軒中先生曰子著桃氏爲劒考凡錄古
銅劒者五今我有劒藏於家數歲矣子試爲我鑑之乃
出其劒以示瑤田其綠若瓜膚也其紅若櫨皮也其藍
若翡翠之羽也三物駁布以爲之章有章有質有質斯
蒼水銀喦之乃生劒光於是度以今尺長尺有五寸中
乎中制中士服之之劒也身猶前五劒之身也臘猶前
五劒之臘也莖猶前五劒之莖也後猶前五劒之後也
折其首有痕焉痕猶前劒折首之痕也先生曰若是其
同哉同則宜錄子考中矣瑤田曰諾圖之爲古銅劒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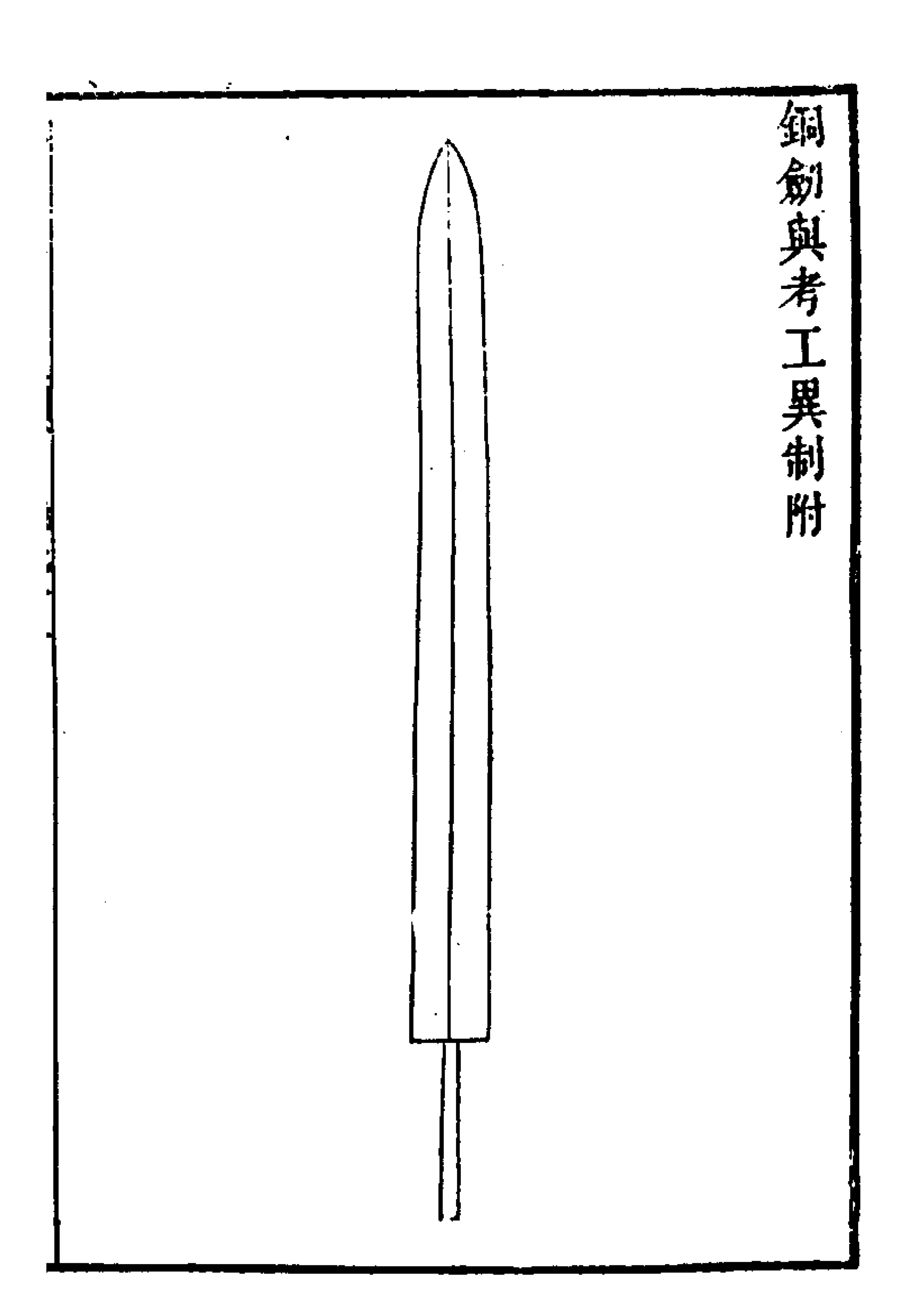
古銅劒六



翁氏之劍余以天平法馬等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已而過詩境軒又以一劍示余亦折首長亦中中制與前劍較之短不及半寸友邑宋芝山在翁氏坐言見一銅劍索觀之則與考工異制葢秦漢以後物也劍身後但有莖一條質方不中繩葢如今世劍將以納諸木柄中故不治之也無臘臘葢不與身同物裝時乃施臘及首所謂劍具漢書有玉具劍檽具劍是也於是知漢時劍與考工異制矣先鄭云莖謂劍夾爲人所握後鄭云莖在夾中皆目驗漢劍傳之以爲說故與記文違異時翁氏坐張中翰瘦銅佩古銅劍臘二枚解而觀之中有鐔可納芝山劍莖者也芝山劍長中今尺一尺九寸重二十一兩

三錢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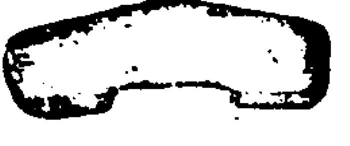
古銅劒七與其六同圖省


銅劍與考工異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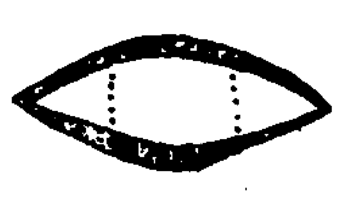
銅劒臘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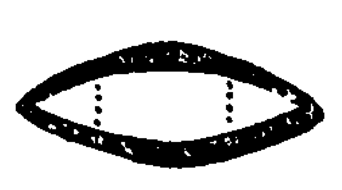
劒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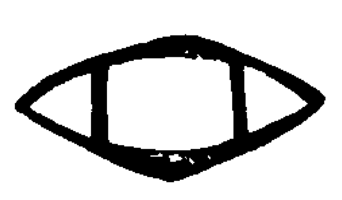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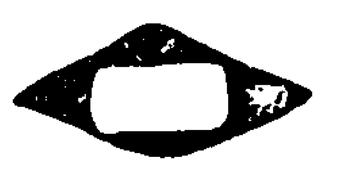
臘上面含劒身者



臘上面含劒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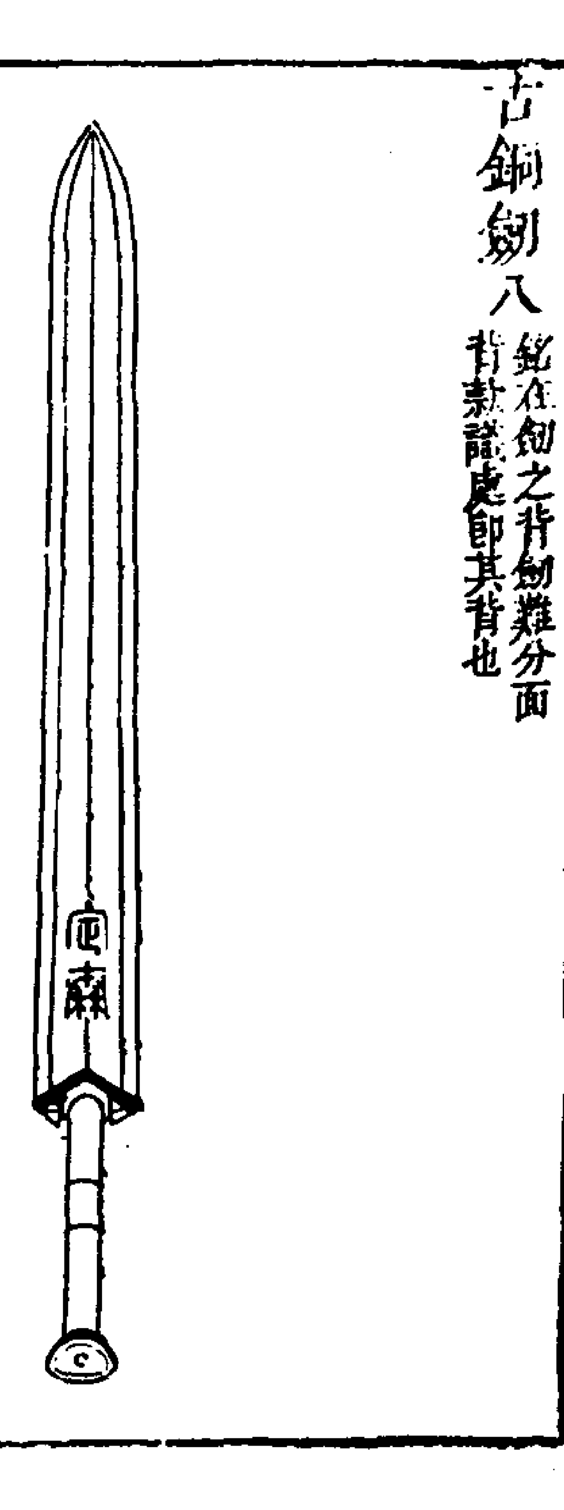
臘下面含莖者



臘下面含莖者

乾隆五十年居杭州館於瑶田座師今貴州方伯芍陂先生學松師竹之齋蓋世仲育民從余遊也先生館甥湯仲炎言其世講孫景高藏古銅劍因言於景高得假觀焉度以今尺長尺有三寸等以今天平法馬重十一兩有四錢劍脊垂臘處銘二字曰定秦非鑄非鑿以刀刻之初土揜其刻余爲滌去土則刻寬以潑黃金錯其畫故蘚不生衣也近刃有垠鍔刃謂之鍔其是與周官典瑞瑑圭璋璧琮注司農云瑑謂圻鄂瑑起西都賦作垠鍔許慎淮南子注垠鍔端崖也桼漢魏叢書載刀劍錄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李斯刻長三尺六寸今是劍秦字籀文从二禾長不及中制然首莖後

臘身五者皆中考工制度是當求之漢秦以上東漢而後恐無是物也昔漢高王關中韓信勸以舉兵東出遂定三秦奄有天下定秦之功莫大矣不當鑄劒以銘之與玆皆不具論論是劒爾余考桃氏爲劒度法至是凡見古銅劒八並足證經文而訂先後鄭氏之違異然七劒無銘有銘者惟是劒以其度法之合於考工知定秦者之去周未遠也至於體無折損青綠古厚特其餘事耳景高又有小銅戈銘四字皆古文知余於古物款識務求辨晳遂以遺余他日審知之當記余戈戟考中也



古銅劍八

銘在劍之背劍雖分面背款識處即其背也

吾友金輔之殿撰藏一劒度中中士所服者制與前所錄者竝同惟其首之于于然者侈之幾平其上更爲一物如小鍾合而鎔之頂上有鈕如鑄印之鼻鈕有小孔可貫以繩所謂劒鼻蓋指是與前所錄劒首頂皆若汙玆則形求惟肖矣青綠極佳五色具備蓋西出土者當於周以上求之今之冠屨皆有定制而侈之弇之知其不爲蓋也或方或員知其不爲蕢也惟變所適而不殊其形圖是劒者非以示異乃所以著其同也

古銅劍九 重十五兩三錢

江寧司馬達甫舍人有中士之劒劒身近臘處銘十字兩行每字爲小長方空以局之筆畫甚古疑古文之在籀文前者不中其莖以設後決其物之尤古矣或以爲旗旄之首達甫從都中寄拓本令鑒別焉余謂劒有兩刃旄首則但有棱縱横四出而無刃劒握曰莖中實而外細旄首著竿處則中空而外大劒有首其滨不及一寸吹之無聲旄首則爲筩以著竿擬於人足之脛故謂之骹劒握其莖不假柲以操之故莖無孔旄首今世多有之骹上必有二孔所以固竿者也至於劒之有臘標出身莖之閒尤非旄首所宜設若以今之標鎗擬之鎗

乃矛之類也亦有骹以著柲鉤堥非骹不能著柲又非如句兵之內亦不能爲鑿於柲以內之此皆可不辨而明者也是鉤未經目驗覩其篆文想其制作之古寧周以後有是物耶圖之以俟元鑒者考焉

古銅劒十

劒之諸名義度法譌互難明。然余觀桃氏所記文從字順。本自了然。讀者不潛心玩索。專憑後人解說。以先入之言主之。所以纏縛莫解也。余既三復記文。因文見義。又幸得觀古劒數以十計。疏通而證明之。然皆中下之制。長不及古之三尺。前年司馬達甫寄余古劒拓本。則上士之劒也。（上制三尺今尺一尺七八寸）有銘四字曰𢦔𨸏武用。武用二字不疑。𠂤旁曰豈陽字與。惟𢦔字疑不能明。汪生桂云。用字上必人姓名。古人鮮二名者。此必姓陽名武者也。（晉有陽處父唐有陽城）陽武上着一字。又从戈。必其器名。余曰。然是器劒也。其爲劒字無疑。∩即亼。※乃二口形。即ㅂㅂ汗簡中

字从古文雚者吅皆作卝或作𠕒與作㐅者同下作艸

者汪生云♀下屮象手足形屮即人其明徵也余昔辨

周公鍾銘中畏作𤔲按說文畏字从虎省虎下从人古

文虎下从㠯余謂㠯即艸也畏下𠘧乃兩人互倒其文

而古文作艸是从艸艸通也益因以知古文畏字鬼頭人

身手足腰脇具體者也說文劍从刃此从戈義固不殊

余於古文款識往往辨識其文類皆奇字之失傳者商

陽戈作𢦏𠂤旁橫置右軍之戟作𢦏敔之造戟作戟

子其之作戈作爲亾差勿之戈作𨑥𢆶夔之戈作禾

下象木根其橫者象戈形也周公鍾周作𢆶鍾作𨥥畏

作□聽作□八寶平朗瑚戈作□□瑚作□必知其文為八寶平餔者平當也謂以八寶當餔道藏之□字象形兼指事中作直畫指其事也又援本無垂胡之戈疑顧命之瞿瑚戈屬也瑚作□牛鼎寶器作□建安瓦作□銅雀瓦作□錢生東垣豐宮瓦當豐作□楊都尉竹廬藏一器形似博古圖所載商隬彝器中底上有銘曰□□下乃象形魚字彝盛明水故以水中物銘之亦猶周龜魚洗漢雙魚洗以洗為盛水器也凡廿有餘字皆斷圭碎璧可寶者也瞿為達甫所貽瑚戈及此劍則達甫所藏寄余拓本令辨識其文者今竝識之而達

甫今夏化去不可使知。又不知其劍今在何處。爲備述之後。之人如見是劍。知爲司馬舍人物也。達甫卽不知何害。吁足悲也已。是劍也莖中無所設。亦無首。未覩其物。不敢漫說之也。昔在錢塘丁希曾所見一器。今衣工尺長約七寸八分。葢劍屬。其脊隆起一條高於其身約一分。不似劍脊自脊一平漸殺以趨於鍔也。其近脊之厚與近鍔處相等。握近身處有兩刺分出與身不相連。握虛其中。一面鑿兩長空一短空。短空近首半爲首所掩。首形如杯。半其橢圜者戴於莖頂。或曰此匕首也。校史記刺客傳。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首。劉氏

云短劒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鄭注下士之劒爲今匕首則二尺非尺八寸也此器於古尺尺三寸耳殆難懸擬以名之然總之不離匕首短劒者近是今并圖之囊余辛未歲初得下士劒於揚州同日有胡生得孫退谷所藏古劒銘拓本孫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劒十字又手書跋尾曰昔吳季子有劒爲徐君所愛其劒之佳可知此則其子之劒或有二劒一自佩一以與其子乎觀其制厚重鋒鍔韜斂雖世代久遠然其德尚可想而見也劒上字非籀非篆別有一種古逸之致吾見三代諸器欵識多矣鮮有

及此者。殊可珍也。舊在睢陽袁氏家、曾向余言收買時。一字酬以十金。尚存乎。見少淡余寶物出非其時之慨。退道人記。余以爲此鳥虫書之遺。不可使失傳也。遂橅圖之。以附於後。他日倘覩是劒。取以相證。未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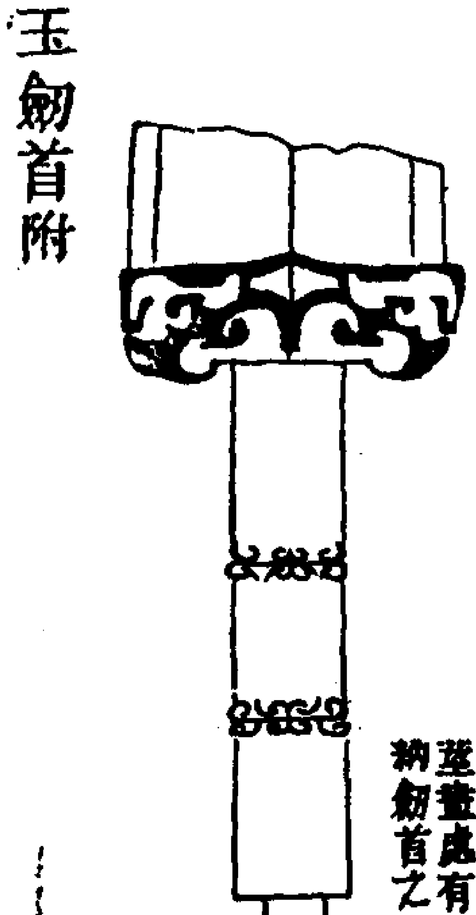
古銅劍十一

劒屬附

鐈銘附

家篆名叔詒余斷劒數寸臘與前所見十餘事竝同加追琢爲飾耳中莖所設之兩圍亦有紋劒首脫去非折也右劒首率連莖一體鑄成所謂玉具劒檷具劒則與莖別體故或用玉或用木不連莖用銅鑄也此劒莖盡處有納首之牡首與莖別體於此可見矣昔在都門宋芝山得玉劒首知爲劒首者以形如小盤圓徑之度及接莖處之圓徑竝與桃氏合又其底昔人用漆固莖粘處漆猶未脫也此莖有牡以納首雖與玉首以漆固莖者小異然首莖殊處合而觀之德乃不孤圖此斷劒兼圖芝山玉劒首以見古器制度同中之異有如此者

古銅劍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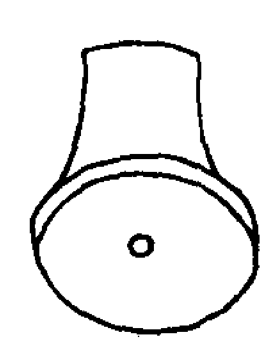
莖䇿處有牡以納劍首之底



臘之兩面珠紋

玉劍首附

底接莖處



圖面如小盤中凹三四分莊生書所謂吹劍首在此中孔不穿通



接莖處之圓徑上有刀痕數條古人固莖之漆尚未脫

讀墨子因論戈劍流傳今世之由

考工記攻金之工戈劍二事余以記之文義求之頗能得其度法然往往與鄭氏注相戾及見二物之流傳於世者靡不與余所考之記文相合然後知周漢相距雖近而中隔秦亂凡制度之變其本形者多矣獨是由周至今二千餘年二物之足證考工者若是之多而東漢去周三百年耳鄭氏何不之見耶此不能無疑者也今讀墨子至節葬篇其言厚葬者曰諸侯死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諸侯之葬如是則等而上之王者加隆等而下之大夫士以次降殺

莫不埋以是物數有多寡耳由是言之戈劒之藏於塚墓者無論夏殷卽周八百年中殆不可以數計漢世古制浸變先代舊物除秦人銷鑄外其時竝在壙中卽有一二出土者或在凡愚之手儒者或不得見鄭氏之不能目驗勢固然耳迨歷世既久塚墓平毀者多遲之又久犂之掘之向之埋藏者稍稍見於世此數千年後之人反得見之以證記文而鄭氏不能無誤者故曰勢也墨子周人也其言足徵由是言之戈劒在今日不乏周人法物者有由然也余考磬爲直懸獨不得古磬證之今墨子言厚葬果不及磬益見戈劒流傳者眞古物也

鳧氏為鍾圖說

自漢迄今由不明鳧氏為鍾諸閒字之義故注斯記者恒誤瑤田既考正而圖之復為之說曰古鍾羨而不圜故有兩欒在鍾旁言其有棱欒欒然兩欒謂之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鍾體為兩面面之上體曰鉦其下體曰鼓鼓所以受擊者鉦之言正也鼓上為鍾之正體矣體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閒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閒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閒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閒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閒鉦閒鼓閒也見於經記傳注者曰階閒楹閒席閒豆閒客閒縣閒夫閒碑閒其明見兩字者曰兩楹之閒兩山之閒兩帑之閒二

大國之閒其明見兩字者曰房戸之閒棺椁之閒棖闑之閒江汝之閒辟襌之閒蚤圭之閒倨句之閒中棠與東楹之閒十分其銑者命其鍾體之長爲十分而因以爲度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爲鉦其二分則鼓也銑閒謂之于明鍾脣于于然曲當兩銑之閒故謂之銑閒銑閒者鍾口之大徑凡圜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圍三也橢圜有羨有斂故徑有大小鍾口大徑謂所羨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爲鍾口小徑是之謂鼓閒何以不名于閒也于言鍾脣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此鼓閒之所由名

也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銑閒八鼓閒六也鼓上謂之鉦鉦閒者兩鉦之閒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閒既準鍾口則鉦閒亦準其在下者可知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其脩六所羨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閒命之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横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以斯知古人命名之義或虛或實出於自然而不可易也如此夫鍾之長有其數鍾口之縱横有其數鍾頂之脩廣有其數則鍾體之度全而鳧氏爲鍾

乃可以鑠金從事矣鉦閒不言數者鼓閒六舞廣四介
其中者有定形不必知也無已則以句股法求之當五
又十分一之六矣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吾友戴東
原補注云篆也枚也皆在鉦余謂篆之設於鉦也交午
爲之橫四縱三中含扁方空者六空設三枚三六十八
枚兩鉦凡三十六枚枚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閒
謂之枚也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焉鼓中所擊處爲
于上之攠攠謂之隧者鄭氏云窐而生光有似夫隧也
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之厚取節於鼓閒小
鍾之厚取節於鉦閒鉦閒小於鼓閒也鄭氏言鉦閒鼓

閒皆六則大鍾小鍾之厚相等記奚必别言之乎鍾大者謂體太博則鍾形短如銑十分銑閒亦十分或九分也鍾小者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銑十分銑閒則六分或七分也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甬之數八也以其長爲之圜圜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閒鼓閒亦指其在下者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其端謂之衡衡平也與鍾脣之于相應爲義于則不能正平矣參分甬之圜去一以爲衡圜甬體上小下大畧準鍾體爲之鍾縣謂之旋所以懸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

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懸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鍾所以側懸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旋蟲謂之幹余謂幹當爲斡蓋所以制旋者旋貫於懸之者之鑿中其端必有物以制之按說文斡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斡或作舝說文舝車軸端鍵也或作轄急就篇注轄豎貫軸頭制轂之鐵也天問斡維焉繫戴東原注云斡所以制旋轉者鍾之旋蟲蓋亦

是物與斡旋二字後人連文本諸此矣

鍾

甬八

舞脩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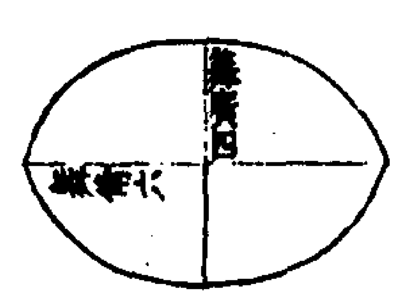
兩欒間之徑十

鉦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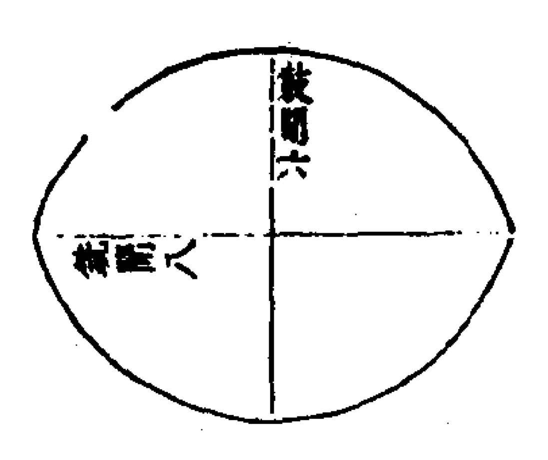
鼓二

銑間謂之于銑間八

鍾頂



鍾口



鉦間數用句股比例求之

以銑十為大弦鼓間半三減舞廣半二得數一為大句鉦八為小弦異乘同除以大句一乘小弦八得八為實以大弦十為法除之得小句十分一之八是為鉦間半減舞廣半之較數以小句與舞廣半和之得二又十分一之八是為舞間半之數倍之即得鉦間之數為五又十分一之六矣

衡旋斡篆枚隧

歐陽氏集古錄言古鐘側懸側懸之意妨聲病也故旋不設於鐘體而設於甬又不能甬設之而設於甬之一面意深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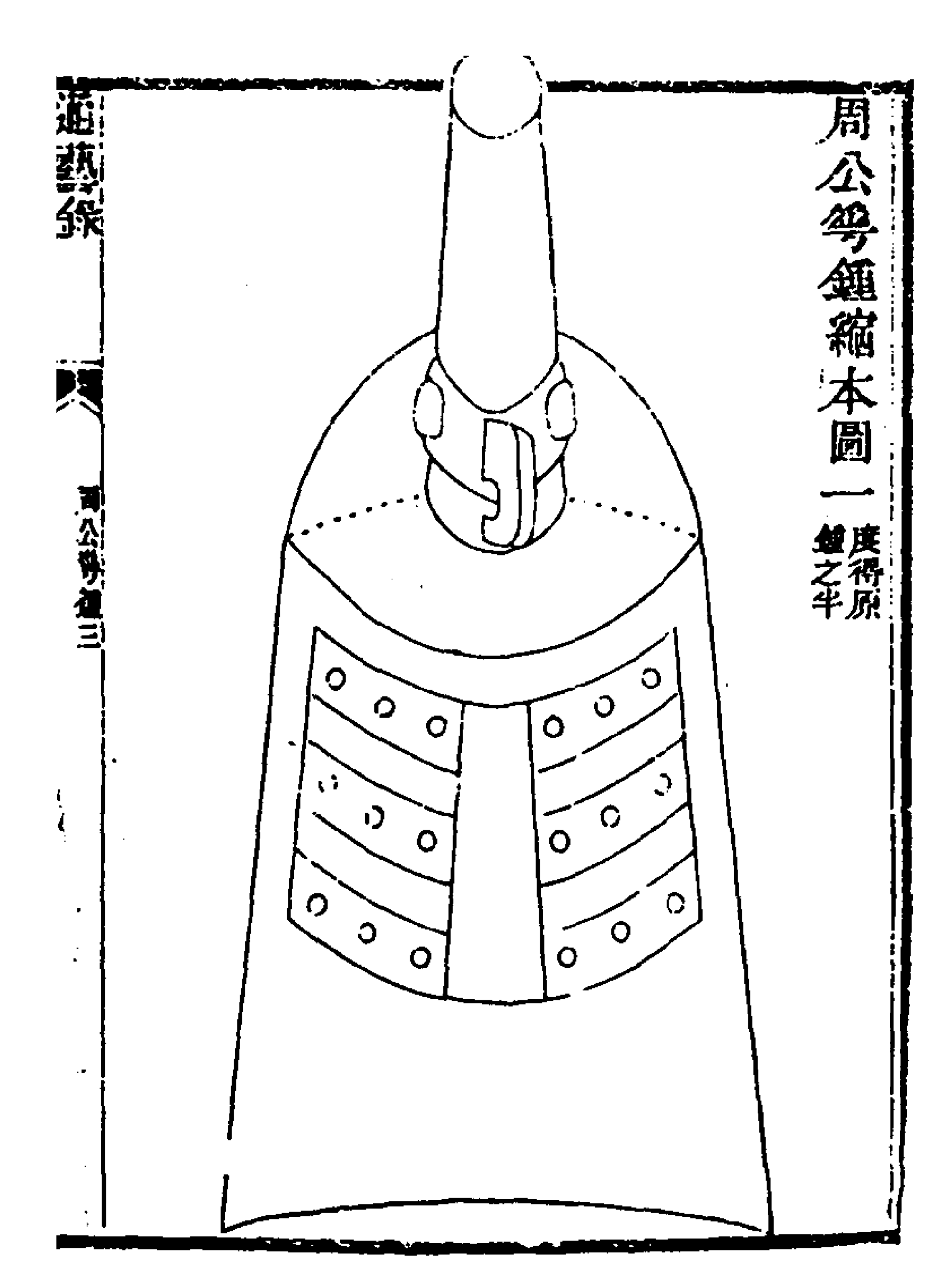
周周公粤鐘圖說

周公粤鐘今尺度之高六寸六分通於同身寸倍律也銑十銑間八鼓間六舞脩六與考工記鳧氏合銑間鼓間自漢人誤釋至今余能知之得是鐘足爲左證矣惟鳧氏鉦八以銑十除之其二當鼓與于共也今則鉦與鼓共八于之空處專得二微有異耳權以今秤重十一斤設旋於甬之一面益側懸有銘九十三字在鐘體當設旋之面凡銘皆在器之背鐘體有兩面故有銘者爲後一面也推而言之有内外則銘在内有底則銘在底銘十二行建首一行十七字在右邊銑十處乃

左行次二行八字次三行七字次四行次五行行竝四字在鼓之右方次六行七行行竝八字在鉦之中居設枚之閒次八行次九行行竝四字次十行次十一行行竝六字在鼓之左方次十二行十七字在左邊銑十處其文余盡識之或疑[illegible]字不見世所傳古文篆字書余謂說文周从用口古文作[illegible]今口下伸筆作[illegible]是與古文同矣鍾鼎字源收[illegible]字从[illegible]今中作[illegible]是與[illegible]同矣又收商鍾用字二文[illegible][illegible]中畫皆从屮左右皆屈而下勾今三畫竝从屮是與商鍾用字同矣說文庸用也字从[illegible]今下从[illegible]即[illegible]也盩从庸猶从用也或又疑鏤不

从火而从夕余謂字从从賓聲今下从夕者从亚㥜字省
聲也或又疑𠑹之釋爲畏也余謂畏壘土石不平皃二
字並从田者象凷形今上作㽙與壘三田同義且据文
畏忌對言與博古圖周齊侯鐘畏忌連言同彼作𢡺忌
今作𠑹忌以義以形求之並是至於不侫作𠃬與周齊
侯鐘作𠕋者同聽作㝵與汗簡收義雲章作𦔻者同棨
周公在春秋經傳有周桓公即周公黑肩有周公忌父
有宰周公即宰孔又有宰周公即周公閱或云即宰孔有周公
楚据杜氏注周公王卿士食采於周地在扶風雍縣東
北有周城獨不見周公㝵余以謂食采於周爲卿士者

不僅五人其不見者固多也或曰盞出周公後所不敢
邪非謂其不見於史記魯世家不若鄭桓公武公之爲
周司徒也鄭國王畿內桓武二公即以其君爲王卿士
故見於鄭世家魯國王畿外而食采者非魯君也即周
公後其不見於世家固宜然周爲畿內采地詎必周公
後始可食采於周耶或曰平王子秀封在汝川者爲周
路史亦不能詳也是鐘周公彝雖經傳不見其爲王卿士
無疑大宗伯河間紀公藏是鐘命瑤田察其度法以瑤
田嘗考正鳧氏嘗注辨之能審也因据周公彝定爲周
之法物圖之并橅其銘於後以與讀考工記者共證之


周公䥐鐘縮本圖一
度得原鐘之半

周公牼鐘縮本圖二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周公牼擇乃吉金玄鏐
赤鏷用鑄乃和鐘以
作其皇祖皇考曰
余畏龔威
忌悌穆不
侯于乃身鑄其和鐘
以卹其祭祀盟祀以
樂大夫以
安士庶子
眘爲之聽元器
其舊哉公眉壽
邾邦是保其萬年無
疆子=孫=永保用享

鼓中不
容字盧
爲審當
教所占

鐘銘橅本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鼄公華擇

厥吉金玄鏐赤鏞用鑄厥龢鐘以乍

其皇且皇考曰余畢龏威忌

淑穆不墜于厥身鑄其龢鐘以恤其祭

祀盟祀以樂大夫以宴士庶子昚

為之名元器其舊哉公眉壽

鼄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

保用享

虢叔旅作惠叔大族和鍾圖說

乾隆壬子。司馬達甫寄古鍾拓本。銘曰虢叔旅作皇考惠叔和鍾。銘中有數字不能辨也。嘉慶三年。胡詠陶自都門歸。言是鍾銘文爲青綠汚蝕者。經其雕刻。得大族二文於和鍾之上。知是鍾蓋律中大族者也。桉漢志字作大族。云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此銘作大𡩜。从宀與帯从宀同。上从㚘。與从㸚畧同。从足聲也。字雖未見流傳款識。疑爲奏字古文。班氏以奏解族。豈族奏二文古通與。余以今裁尺度其兩欒之長得一尺三寸四分。通以世所流傳之周尺爲二尺一寸二分。足鍾

疑用倍律。則大族之管為周尺一尺有十分寸之六。通以他律。黃鍾之管。當為周尺一尺一寸九分二釐五豪。江先生著律呂闡微。考定黃鍾律管。當周尺一尺二寸五分。以是鍾通之。較短五分七釐五豪。古銅器年久損齊。因難考擊中律。而兩欒之長。不致相懸。未始不可存之以俟折中也。至其鍾體位置。鼓下鉦上。鍾帶之篆。篆閒之枚。並設於鉦。與余所考記文正同。因作縮本圖之。得七分原度之二云。

虢叔鐘圖縮本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穆秉元明德迎于久辟㝵
純亡射旅敢啓帥我皇考
威儀受迎于天子卤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作朕皇
考惠叔大族和鐘
皇考嚴在上異在下
𩁹𩁹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休用

虢叔旅曰丕顯皇考惠
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
辟得純亡敃旅敢啟帥
井皇考威義祗御于天
子迺天子多賜旅休
對天子魯休揚用作朕皇
考惠叔大林龢鐘皇考
嚴在上異在下𥪰𥪰𩁹𩁹降旅
多福旅其萬年子子孫孫永
用

鄭邢叔作綏賓鐘圖説

胡詠陶貽余大族倍律古鐘拓本。余既圖而著錄之矣。又貽余綏賓編鐘拓本二。鍾銘中並見律名。藉以考覈律度。可覈也已。綏賓編鍾。鄭邢叔所作。刻律名於鼓所擊處之旁。作妥賓二文。桉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妥爲綏。又周禮夏采注云。士冠禮玉藻冠緌。故書亦多作綏。今禮家定爲蕤。然則蕤與綏。綏與妥。古皆可通。未可以後世聲韻之書限之也。是鍾度以今裁尺。得四寸二分。以周尺通之。爲六寸三分弱。適符綏賓律度之數。綏賓律管長六寸又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此豈

周之遺器與。抑周時造律卽用周尺與。皆不可以臆說之也。拓本未收鍾甬之度。又鉦上鍾帶之篆。及篆間之枚。亦未經打出。然鼓下鉦上。爲鍾體之兩段。皆彷彿考工鳧氏之制。余圖之。并紀其律度以俟來者。知其解者。旦暮遇之。未可知也。

鍾圖 度據原鍾拓本平寫

